



403
17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七

皇王部十二

漢高祖皇帝 項籍附

前少帝

漢高祖皇帝

孝惠皇帝 後少帝



新嘉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山田一人所購
以贈

早稻田中圖書

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胃龜背龍眼長七尺八寸明聖而寬仁

又曰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

龍魚河圖曰高皇攝正惣萬庭四海歸詠治武明文德道

治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

尚書帝命驗曰賊起蜚卵生虎 賊起蜚始皇立也卯劉字

祖高又曰有人雄起戴玉英 玉英寶物之名戴之謂骨表 祈旦失籥亡其金

虎祈讀曰哲白也謂之秦也且夫籥東南紛紛注精起紛

動擾之貌注星之精起謂劉氏也

尚書考靈耀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卯金劉字之別軫楚

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刻刻鏤也有

春秋演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

春秋文耀鉤曰庶人爭權赤帝之精庶人項羽劉季皆

史記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母媪嘗息大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暝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

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聶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意豁如也為泗上亭長廷

中吏無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

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恠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如淳

曰讎

音數陪嘗繇咸陽縱觀始皇帝曰嗟乎丈夫當如此也高

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止飲夜皆解縱所

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

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

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

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

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秦始皇

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

山間吕后與人俱來常得之高祖恠問吕后曰季所居上

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

欲附者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沛令欲以沛應勝沛父

老皆曰生平所聞劉季奇恠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

吉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兵先諸侯至霸上秦
王子嬰降軹道傍遂西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民大喜五年項羽滅諸侯尊漢王爲
皇帝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
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高起孟康曰姓高各起也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攻城
略地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
此所以失天下者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
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
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所
以取天下也戊卒婁敬說高祖曰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
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因勸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九年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上奉玉卮起爲太上
皇壽曰始大人嘗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令某
之業所就與仲力孰多群臣皆稱萬歲大爲笑樂高祖迴
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
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
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
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魄猶樂思沛且朕
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忻道舊故為
 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衆多
 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酒牛高祖復留
 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帳帷高祖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
 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
 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亦何益遂不使治病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
 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羣臣上尊號為高皇帝
 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也

漢書曰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
 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治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

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
 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婦今入
 關財物無所取好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
 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荀悅漢紀曰項羽自立為楚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諸侯皆就國
 漢王欲攻楚丞相蕭何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
 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走三秦天下可圖乃就國
 又曰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是時

天下初定而庶事莫制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而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氣衝天五彩相糺或似雲或似龍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
也不若殺之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
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
曰媼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
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又曰玄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
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
泗亭奮其智謀羈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
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聖居
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後漢班

叔皮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
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
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
由是言之帝王之作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
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人故能爲鬼神所
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能紀而得堀然
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
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賦于
者也

河圖曰恠目勇敢重瞳大雨力楚之邦

尚書中侯曰自號之王霸姓有工項羽為西楚霸王項字之側

史記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云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

十四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剪所戮項氏

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

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

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梁殺人與

籍避仇於吳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之籍

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九

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云太守也商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商通也吾欲

發兵使公及相楚為將是時相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亡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召籍使授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

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遂舉

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梁乃渡江而西凡

六七萬人軍下邳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乃求楚懷王孫

心立以為楚懷王王召宋義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次

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項羽晨

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

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

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捍也臣瓚曰皆曰首立楚者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枝邪柱是也

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懷王

因使羽為上將軍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

持三日糧以示士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諸將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項羽召見諸侯入轅門張晏

注曰軍行以車為陣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引兵
 轅相倚為門曰轅門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
 貨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
 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
 郡都彭城漢之二年漢王伐楚皆已入彭城收其寶貨項
 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泗水皆在彭城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
 山楚又追擊之靈壁東徐廣曰睢水上城西水入泗水漢
 軍却為楚所擠擠排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
 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去漢之四年項王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注曰
築兩城相對在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
 楚糧道項王患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
 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也挑音茶了決雌
 雄無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
 能鬪力項王命壯士出挑戰漢王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
 煩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
 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
 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
 王數之項王怒甚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走入成阜項王乃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

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以通東鄭陳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

陳平說曰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漢王乃追項王

至垓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夜

起飲於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人騎

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

在淮南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

淮臨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

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

戰之罪也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烏江亭長艤船待

戰之罪也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孟康曰艤音蟻附著岸也如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

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

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

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

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呂馬童
 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
 也捐王鬚曰如淳曰指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
 頭千金邑萬戶吾為汝德徐廣曰亦可取是功德之德也乃自刎而死漢
 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
 大史公曰吾聞之周生周時賢也曰舜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豈其苗裔乎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沙首難
 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伐秦故云五
 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
 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周生烈子曰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也四逆
 不興則三順不勝也

蔣子萬機論曰項羽若聽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譙周法訓曰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鬪於後

孝惠皇帝

史記曰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也常欲廢太子
 而立戚姬子如意類我戚姬得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
 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高祖崩
 太子襲號為皇帝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惠帝慈
 仁知太后怒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雉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
 其獨居使人持鴆而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
 數日乃召孝惠帝來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是戚夫人也
 迺哭因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之所為臣為

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疾

又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闈房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

漢書曰孝惠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案帝年十七即葬安陵位在位七年矣

漢書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虜擯至德悲夫。荀悅漢紀曰立皇后張氏帝姊魯元公主之女也太后欲以重親故以配於帝也論曰夫婦之際人道大倫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瀆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諫過也

班固漢書述曰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前少帝

史記曰惠帝崩太子即位為帝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伴有娠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以為太子也孝惠崩太子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之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太后聞而患之恐其後為亂於是乃幽之於永巷中羣臣奉旨廢帝

後少帝

史記曰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山為襄成侯二年以為常山王更名義四年廢少帝立常王義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八年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迺相與陰

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以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代王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曰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之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即日夕入未央宮三年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自傷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又曰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表盍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無發民男女哭臨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或是言也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申徒嘉爲丞相

又曰武帝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萑蒲爲席兵木爲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義爲准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又曰賈捐之曰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荀悅漢紀曰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擊魏王豹豹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言而反豹敗漢王納薄姬寔生文帝

又曰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首白屈於郎豈不惜哉夫以絳侯

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
帝王世紀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
爲體廟名顧城○栢子新論曰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
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
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終之寔者也及
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
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摠撮綱紀故
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俗儀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
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
也
風俗通曰孝成皇帝問劉向世俗多傳道文皇帝少生於
軍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城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
已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後徵到後期不得

立日爲再中遂卽位爲天子躬行至儉集上書囊以爲前
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后治三年服天下升平米
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文帝生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
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外也高后八年九月己酉夕卽
位時已昏夜日不再中也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
文及五彩畫華棖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
曩爲帷又帝率聽政宣室不在明光宮也薄太后孝景二
年薨不持三年服也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候騎至甘泉
烽火通長安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輸
騷擾費損虛耗因以年歲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嘗至石五
百非一升一錢也上日臨朝摠政施號令何如未及對上
復謂向校尉宗室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
失勿有所隱向日文帝嘗輦過郎署呼郎中馮唐問以趙

府廉頗李牧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
禁中召責讓唐鄧通以佞幸吮癰見愛賜以蜀郡銅山令
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邦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
衣屬襲旃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
兔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致太平其德借周成王
此語何從生向曰文帝禮事言者不傷其意臣無以大小
至即從容言上止輦聽之言事者多褒之後人見其遺文
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然文
帝之節儉約身以變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通
人難及也
典論曰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脩玄默以儉帥下奉生送
終事從約省美聲塞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
又曰文帝思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班固漢書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
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孝景皇帝

史記曰孝景皇帝孝文帝之中子也文帝初在代前后有
三男及竇太后得幸三子更死故景帝得立
漢書曰孝景皇帝諱啓字曰開應劭曰禮文皇帝太子也
母竇太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
弊網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
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
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又曰孝景即帝位竇嬰爲太子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
后愛之孝王朝因醢昆弟飲是時上床未立太子酒酣上

於是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大欣嬰引卮酒進於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與

帝王世紀曰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廟名德陽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尚書放命祀族鯨之惡壤其族類吳楚七然也克伐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魏陳王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孝武皇帝

史記本記曰孝武皇帝漢書音義曰諱徹也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

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漢書武帝紀曰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位元朔

四年冬行幸甘泉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

麟乃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之上蘇林曰雁音維如淳曰雁者河之東

岸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太山故改年也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山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

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甘泉遂東

巡於海上夏四月上還登封太山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岱宗也助天子封

也刻石記號有金策石降坐明堂案郊祠志曰初天子封函金泥玉檢之封焉

有明行自太山復東巡於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縣屬臨

堂榆此石著海旁韋昭地理志在右北平驪城西南也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

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太山至瓠子瓠子隄名也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

河隄作瓠子之歌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日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山險有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遂北巡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匈奴入朝郡縣也

冬南巡狩至于盛唐如淳曰南郡也望祀虞舜于九疑

日舜葬蒼梧九疑山祭濰天柱山應劭曰濰音濰南嶽霍文穎曰天柱山在濰濰縣各屬盧江

濰山縣南有祠山在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太初元年應劭曰用夏正以正月初行幸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天漢三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年為天漢以祈甘雨晉灼曰取雲初榷酒酤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太始三年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脯五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耶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祠日也韋昭曰成山在東萊界

還幸建章宮後元二年朝諸侯王子甘泉宮賜宗室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多壽

難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案帝年十七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也張晏曰有五柞之樹故因以名宮葬於茂陵在盤屋縣也

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宣帝紀日本始三年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荀悅漢紀論曰孝武皇帝規矩萬世之業固後世之基地內脩文學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風粲然可考者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而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焉○劉歆宗廟議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伏波樓船之屬滅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耶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兔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隔氏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將遠遁漠北西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而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

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百蕃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皇后姪身夢日入其懷景帝又夢見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及生男日因名之焉武帝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數歲長主抱着其膝上問日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日阿驕好不於是乃笑對日好若得阿驕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定婚焉膠東王爲皇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日徹丞相周亞夫宴見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日爾何故視此人耶對日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日因此怏怏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囚防年

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而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議刑者稱善時太子年十四帝益以奇之從卽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等十餘人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恠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姓咸見之又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衆夜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荅曰吾止有濁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

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安過客媼歸謂其翁曰吾觀此文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千金擢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等以類分別之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卽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也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殺法令殊爲峻刻汲黯每諫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人勞苦神明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於陛下欲與

誰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行幸欣言中流與羣臣飲醪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羣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躬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三月丙寅上晝卧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常所幸御葬畢悉居茂陵園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始元二年更告民盜用乘輿御物者案其題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葬日監官不謹

容致盜竊乃收將作以下繫長安獄考訊居歲餘鄴縣又有一人於市貸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光於是嘿然乃赦前所繫者歲餘上又見形謂陵令薛平日吾雖失世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忽然不見因推問陵傍有方石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甘泉宮恒自然有鍾鼓聲候者時見從官鹵簿似天子自後轉稀至宣帝世乃絕宣帝卽位尊孝武廟曰世宗奏樂之日虛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白鶴群飛集後庭西河立廟神光滿殿中狀如月東萊立廟有大鳥跡音路白龍夜見河東立廟告祠之日白虎銜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馬異於常馬持提一札賜將作丞日聞汝績尅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稱之有一斤廣川告祠

之明日有鍾磬音房戶皆開夜有光香氣聞二三里宣帝
親祠甘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肅然有風空
中有效樂聲羣鳥翔舞蔽天宣帝既親觀光惟乃疑先帝
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

帝王世紀曰孝武皇帝廟名淵龍○幽明錄曰漢武帝在
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碁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
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
甘泉宮此其時也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
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
閣廣內秘室之府

栢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
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故事建正朔改制度招選

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
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悼爾絕
世之主矣然上乃多過差旣欲斥墳廣土又乃貪利爭物
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發軍兵攻取歷年
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
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卽立子夫其男爲太子後聽邪
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
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
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典論曰孝武
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
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
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
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

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勦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孕重隨殯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擘擘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髡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旅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帝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超百王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柱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卽土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陳沉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巨魚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閒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臙臙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獸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微福爵臺之薦空槍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八

漢書帝記曰孝昭皇帝諱弗之子也母趙婕妤好本
以有奇異得幸服虔曰婕妤好有奇手指不伸案外戚傳曰
及生帝有奇異四月乃生遂立為太子年八歲武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者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案時漢用土德
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色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皇王部十四

漢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孝成皇帝

孝平皇帝

王莽

孝昭皇帝

廢帝海昏侯

孝元皇帝

孝哀皇帝

少帝孺子

漢書帝記曰孝昭皇帝

以有奇異得幸

及生帝有奇異

子即皇帝位始元元年

如淳曰謂之液者

服色尚黃鵠色

太液池言承陰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
 陽津液以作之
 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
 為戲弄也案西京故事元鳳元年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
 弄田在未央宮中也
 騎將軍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且
 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左右皆伏雖後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
 之光由是得盡忠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于未央宮案帝
 即位十三年六月葬平陵

漢書贊曰昔周成王以孺子繼位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
 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
 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
 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
 薄歛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推酤尊號曰昭不亦
 宜乎○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
 張實獻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
 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
 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
 導儀日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
 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
 怒顯明厥咎猶啓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
 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
 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
 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

詐亮霍光之誠豈有啓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成昭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難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羅人誘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之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不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也

廢帝海昏侯

漢書曰昌邑哀王驍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王乘傳詣長

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文穎注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且至廣明竹作杖也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也嚮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帝后廢賀歸故國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其頸似人而冠方山冠後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龔遂遂爲言其故後又血

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空宮不久妖祥數至血者
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就徵既即位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
之青蠅矢或曰惡也問遂而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
更尊立孝武帝曾孫是為孝宣皇帝
漢書曰昌邑王即位好弄彘鬪虎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
之中與孝昭帝官人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腰斬王受璽
凡二十七日有罪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迺即持其手解
脫其璽組奏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
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以報德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遊馮式搏銜服虔曰搏促也或曰馳騁不止口
倦乎叱咤手苦於轡筆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被
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偃靡也
疾風而靡也薄迫也數以栗脆之玉體栗柔而犯勤勞之煩毒非所
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
細瓊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學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其樂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美聲廣譽發而上聞則福祿具臻而社稷安矣
中宗孝宣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
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

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亡辜使
 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
 子氣上遣使者皆殺之內署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
 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
 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
 事戾太子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
 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受
 詩於東海復仲翁馥音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
 具知閭里之奸邪吏治得失周遍三輔常困於蓮芍鹵中
 尤樂鄠杜閭率常在下杜應劭曰下杜杜陵之下時會諸朝舍長安
 尚冠里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皆有毛卧居數有光曜每買餅所
 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霍光
 徵昌邑王賀賀淫亂廢七月光奏遣宗正得至尚冠里舍

沐浴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
 為陽武侯羣臣上璽即皇帝位甘露三年匈奴呼韓耶單
 于皆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黃龍元年帝崩於未央宮
 在位二十五年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
 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及
 光身死而宗族竟誅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事咸精其能至于伎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李奇曰宣帝能朝呼韓而固存存走郵支使遠遁是推亡也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
 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東觀漢記曰光武下詔曰唯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

曰中宗。帝王世紀曰宣帝廟名樂遊。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博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輝耀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顯烈祖尙於有成。

孝元皇帝

漢書帝記曰孝元皇帝諱爽之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昔微時生民間及卽位壯大和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柰何純任德教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踈太子而愛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九幸上欲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故終不肯

焉宣帝崩太子卽位頻年行幸甘泉河東郊祀太時祠后土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竟寧元年崩於未央宮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三

班固漢書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

作臣班彪自說也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

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付節度窮極要妙少而好儒及卽

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矣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

溫雅有古之風烈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幘元帝額上有壯

髮不欲使人見乃始進幘羣寮隨焉

帝王世紀曰孝元皇帝廟名長壽

孝成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成皇帝

諱驚字太孫

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

帝在太子宫生帝於甲觀畫堂

如淳曰甲觀館名畫堂堂名

為世嫡皇

孫宜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及為太子好經書為人

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

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

西至直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得絕乃度上

遲之以狀對上於是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幸

酒醮樂

幸酒好酒也

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才母傅昭儀

又愛上以故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丹護太子家輔助有

功上亦以先帝尤愛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位頻年幸

甘泉汾陰郊祠綏和二年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六年時

年四十五

漢書曰成帝好為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官客多至于餘

人皆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道上或皆騎出入市里

郊野遠至傍縣谷永曰今陛下棄萬乘之富貴樂人家之

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疋夫之卑字

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卑字

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北宮挺身與羣小晨夜相隨烏集

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漢書贊曰臣之姑

晉灼曰班彪之姑

充後宮為婕妤父子兄弟得

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疾言

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

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

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之所由來者久矣

帝王世紀曰成帝廟名池陽

楊雄酒賦敘曰漢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賦以諷之

孝哀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哀皇帝諱欣之字曰喜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也母曰丁姬好文辭法律入朝上令誦詩通習能說能說其義帝稱其才時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王根根及昭儀見上無子亦欲預自結皆勸帝以為嗣乃立為太子成帝崩太子即帝位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運中衰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號乃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八月詔曰夏賀良等言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伏辜元壽三年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六年時年二十五漢書曰孝哀皇帝性不好音及即帝位下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之兵法武樂

在經法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又曰董賢少為太子舍人美麗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嘗與上晝寢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上不欲動搖之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為昭儀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武庫禁兵尚方珍寶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上置酒從容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閔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下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乃默然不悅

孝平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平皇帝諱衍之字曰樂元帝庶孫中山孝王之子也年三歲時為王哀帝崩迎中山王即位元始五年為王莽所醜而崩有司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已十四宜以禮

歛加元服
漢書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人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少帝孺子

漢書曰孝平皇帝崩無子嗣絕宣帝曾孫有五人王莽惡其長也曰兄弟不得相後乃徵宣帝玄孫廣威侯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莽遂居攝如周公故事改曰居攝元年三月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建國元年乃策命孺子以爲安定公莽執孺子手流涕曰今予追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哀歎良久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察莫不感慟莽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妻之

帝王世紀曰嬰爲孺子三年而廢爲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更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將嬰聚衆爲天子數月更始乃殺之

王莽

漢書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侈靡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整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疾莽侍病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永始中封爲新都侯遊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太后姊子淳于長爲莽陰求其罪因大司馬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遂擢爲大司馬輔政莽欲令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

莽前不廣尊親之義請免爲庶人乃遣就國杜門自守吏民怨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徵莽歲餘哀帝崩莽爲大司馬平帝卽位太后臨朝皆委政於莽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賜號安漢公莽以女配帝欲擅權帝母衛姬及舅並留中山莽子宇恐帝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夜持血灑莽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死莽因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著官簿比孝經吏人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帝採伊周稱號加公爲宰衡又加九錫鸞輅龍旂莽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十萬數民始怨矣平帝疾莽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策金滕平帝崩莽惡立長乃選子嬰年三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下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群臣奏

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黻冕南面朝羣臣車服出入如天子郊祀天地贊者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改元曰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班於天下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已盛遂謀卽眞之事矣莽母功顯君死莽意不在哀令太后下詔議其服莽奏太后下詔議其服莽母太后稱劉京上書言臨淄縣昌興亭長辛嘗夢曰吾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旦起視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梓潼人哀章卽作銅匱爲兩檢其上書言莽爲眞天子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未央前殿下書卽眞天子位號曰新以十二月癸酉爲建國元年莽按符命求得王盛從布衣登用百官並改

太平御覽 卷八十九
名又改長安爲常安立祖廟五親廟四又更作小錢與前
大錢爲二品百姓不便農商失業民人至泣於市道遣五
威將王奇班符命四十二篇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日高皇
帝大怒趨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更名匈奴
爲降奴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莽形見待詔曰
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
者告之莽誅待詔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也更
名高句驪爲下句驪五年文母皇太后崩立廟長安新室
世世獻祭先帝配食坐於床下又明六筦之令犯禁者至
死臨淮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爲盜賊琅耶女子呂母亦起莽之
南郊鑄作威斗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莽見盜賊起乃命
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年一改元布天下大募天

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莽見
盜賊多欲規爲自安遂營長安城南堤封百頃親舉築三
下卽修符命言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遣分行天下
博採淑女莽夢見長樂宮銅人起立惡之使尙方工鑄滅
銅人膺文又令虎賁武士入高廟杖劍四面提擊桃湯赭
鞭鞭灑屋壁又言黃帝建華蓋以登仙乃造華蓋百官竊
言此似轎車非仙物也莽知四方潰叛乃遣分行天下除
井田衆制會世祖與兄齊武王等攻拔棘陽立劉聖公爲
天子莽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淶其髮鬚進所徵天下淑女
立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媵黃金三萬斤遣王邑王尋等兵
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定山東圍昆陽世祖來救昆陽邑
等大敗關中聞之震恐命張邯稱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
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

翟義封也猶殄滅不與後莽兵敗莽憂憊不能食但飲酒
啗鰕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床也但爲厭勝遺壞
渭陵延陵門罟罟曰無使民復思漢也崔發言周禮左傳
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至南郊陳符命仰天曰皇天
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
生小民甚哀及能誦策文者除爲郎拜將軍九人爲九虎
將漢丞相司直李松與鄧曄共攻京師以王曼爲校尉略
地至長門宮而茂陵董喜等並假以號稱漢將長安傍兵
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貪立本大功莽分赦城內獄囚皆
授兵殺豨飲其血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衆兵發
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少
年朱第張魚等燒作室門斫斲法闔呼曰反虜王莽何不
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

當奈何莽紺袍服帶璽鞞

紺深青袍音弋旬切約純也言純爲紺服也鞞音弗持虞

帝七首天文郎案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而坐曰
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
除西出白虎門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獨抱持符命威斗
公卿大夫從官尚千餘人王邑晝夜戰罷極入見其子侍
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
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日在漸臺衆兵追之圍
數百重臺上亦與戰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臺上商人
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
西北隙間就識斬莽首軍人爭分裂莽身支節肌皮鬻分
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更始懸於宛市中百姓共提
擊之或切食其舌
應劭漢官儀曰幘本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因爲

施巾故里語曰王莽頭禿施幘屋

漢書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成滅亡此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蛙音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非命非天命也紫間色繩蛙邪音歲月之餘分為閏言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

皇王部十五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更始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漢高帝九世孫也出長沙定王發之後○表宏漢記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中子買為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東觀漢記曰皇考初為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占之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

畫鳳皇聖瑞萌兆始形於此上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
眉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愼畏
事慙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非笑上事佗作比之高祖兄伯
升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
受尚書經師事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
下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南陽大人往來長安爲之邸
閣稽疑議嘗訟逋租於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宛大姓
李伯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上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
兄公孫臣爲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上恐其怨故避之
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欵誠無他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
入見固始侯兄弟爲上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
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上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
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

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
史張順等連謀上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
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廬南若
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
遂卽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逃
自匿日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
爲獨伯升如此也中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
林兵王鳳王匡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
騎牛與俱進殺新野尉後乃得馬進圍宛城王莽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
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到潁川嚴尤陳
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上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
之計冊尤笑言曰是美眉目者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

二公欲盛威武以振山東至驅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
巨無霸爲壘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會有也上邀之於陽
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
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卽
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
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
是上計會候騎還言大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
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上上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
輕上及迫急上爲畫成敗皆從所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
遂環昆陽城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
野塵煙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
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二公自以爲功成
漏刻有流星墜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靄不及

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鄗者聞二公兵盛
皆怖上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陳上將步
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二公遣步騎數千乘合戰上奔
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
大敵勇甚奇性也上復進二公兵却諸部乘之斬首數百
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
陽墜其書二公得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
水上奔陣二公兵於是大奔逐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
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
澧水盛溢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赴水溺死者萬澧以數水
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澧水逃去漢軍
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公拔宛城六
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日收伯升部將劉稷而伯

升強爭之更始遂用譖愬復收伯升即日皆物故上在父
城徵詣宛拜上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欲北之雒
陽以上為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三輔官府吏東
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
諸子繡擁裾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旌衣襦音屈楊雄
是諸于上加繡大為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犇亡入邊
郡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
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
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趙王庶兄胡子立邯鄲
卜者王郎為太子移檄購求公十萬戶世祖引兵攻邯鄲
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見公據地曰實成
帝遺體子輿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
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

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
降但得全身可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兵
破邯鄲誅郎入王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
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即
立公為蕭王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上發薊至中山諸將
復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
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
也上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
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鄴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疆華
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鄴與上會羣臣復固請乃命有司設
壇于鄴南千秋亭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為建武十月
帝入雒陽幸南宮二年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
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

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弘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倪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卽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尙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尙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北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兵掩擊破浮軍遠至不能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三年十月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爲樂四年五月上幸廬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未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菓實野蠶成繭被

山民收其絮採穫穀果以爲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闕矣六年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更次第下掾吏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十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尙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自事主未常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思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

高帝耶日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日如卿言反復勝也七年正月詔群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屬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且上其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暝中使者出報卽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効浸以無限詔有誥天下令薄葬八年閏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部太守步騎二萬迎上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西城吳漢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食根糗糲腹脹死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

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音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迹距守詔書又戒漢日成都十萬餘人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卽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卽之移徙輒自堅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上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日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於放麇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

騎士苑囿池籞音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
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綸而不重綵征伐嘗乘輦輿羸馬
公孫述故哀帝時卽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
警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
而事少閑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
出門之役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
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上
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
復增一歲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痺病發甚以衛尉關內
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
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吏各
有差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

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壘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
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
猶不得在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
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上常自細
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
臣持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
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
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皇太子嘗承閒言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
慮養精神上答曰我自樂此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灾
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汚七十二
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三十二年群臣復奏宜

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爲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爲皇帝羣臣奏謚日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東觀漢記曰上破王郎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餐啗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遣馬援奏請京都上出在宣德殿南廡下引援入與相見上曰卿遨遊二帝閒見卿使人慙援曰因天下反覆而盜賊自名姓者不可勝數也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又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

翕然龍舉雲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
帝王世紀曰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康同美矣

表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雖在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於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群豎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巒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洪棘枯網維振而逆鱗掃群才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

據乎萬物之上矣

會稽典錄曰上在長安中爲餘姚嚴遵俱共受學結好建元元年徵遵拜爲諫議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腹上其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聞上曰昨與嚴子陵卧也續漢書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仍牧正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疋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贍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既備抗文德脩經術勳績弘矣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弘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

一見觀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群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人病諸曰恭不賦此當與畫光等更

東觀漢記曰劉玄字聖公

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

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

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菹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閒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

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然漢兵以新市
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
涪音育水上請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
儀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
拔劔擊地曰稱天公尙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軍
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
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上爲太常偏將軍上破三公
於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卽日皆物故上馳詣宛
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
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
人曰莽不如此帝那爲得之更始北都洛陽李松等自長
安傳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洛陽關中咸相望天子
更始遂西居東宮鍾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

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顧刮席與小常侍語郎
吏恠之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在後庭與婦人耽飲諸將軍
言事更始醉不能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
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持事來乎起音楷檮音書案破之所置牧
守交錯州羣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音才骨音反侍中侍中曰
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
所置官爵皆出羣小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服襜
褕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
頭關內侯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引兵入上林更始騎
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馬
拜謝城乃去至高陵上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
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更始仍許
赤眉求降上璽綬乃封爲畏威侯赤眉殺之謝祿曰三輔

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甲子上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厯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三年十月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子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甲夜讀衆書乙夜盡乃寢先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鄴徵趙王魯鄴賜錢百萬八年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赦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十年閏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至復祠於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至頓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

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子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東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上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是夜上夢見先帝太后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畢罷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音廉中物流涕初易奩中脂澤粧具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閱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朝

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日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日而祠祫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栢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於堯上曰赤色名之曰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華嶠後漢書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崧崧走入牀上下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愍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植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漢記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

獨其制

後漢書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之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植焉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東觀漢記曰孝章皇帝諱炆孝明皇帝太子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

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旣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卽位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又詔以上林池籩田賦與貧人四年詔曰蓋三代道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喪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

白虎議奏通也白虎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人有產子者復勿
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
以爲令又詔三公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
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勿案驗章和元年八月南巡狩幸
梁祠沛高原廟豐粉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
位十三年時年三十二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
敬陵廟曰肅宗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
人賦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
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
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言君后德
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序曰孝乎惟孝友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
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
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
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漢書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闔房讒
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
賢君矣

薛瑩漢記贊曰章帝以繼世永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
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
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
之圖籍有徵云爾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
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

三輔決錄注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

有刻鏤屏風爲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
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做懼禮賢命士改脩德化

穆宗孝和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
早薨上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猶是
深珎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
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
帝崩太子卽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
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幸北宮詔收捕憲黨使謁者收憲大
將軍卽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
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
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收捕不收其稅十三年
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閣

篇籍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
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
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宜
故靡得而紀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
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東觀漢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者
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
履立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後漢書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
卿極言得失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埃奔
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
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珎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
人之本其勅令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續漢書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即昭帝斃七
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勲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
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
宣云爾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
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
都護西指則通驛四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
懷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
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
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卽位尊
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廷平元年八月

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又曰孝殤繼祿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
無主天下喑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弟二子也少聰明
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
赤虵嘉應照耀於室內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
年十歲善史書嬉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
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卽
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於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
以王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卽帝位謙讓恪
慙孜孜經學志供養委政長樂宮永初元年十一月十始
講尚書耽於典藝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

帝崩于葉縣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
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
江京樊豐等共興僞詐不欲令群臣知上道崩欲僞道得
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爲
存其夕發喪羣寮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
恭陵

范曄後漢書論曰孝安皇帝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
損徹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
成陵弊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
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薛瑩漢書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
佞邪始進闔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
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范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始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災故免司空尹勤凡以災寇故
輒免三公多以卿爲之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相靈尤甚
自此始也

少帝北鄉侯

續漢書曰安帝崩太子前廢後無餘子皇后與兄閹顯謀
以北鄉侯犢爲帝嗣三月立北鄉侯皇太后臨朝十月辛
亥北鄉侯薨顯及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爲嗣中
黃門孫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討京等迎立濟陰王
皇德傳曰安帝崩北鄉侯卽尊位十月北鄉侯薨以王禮
葬未卽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禮葬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一

藝末昭帝尚不列孫姑以王翁歸... 皇始書曰文祖此報刻明... 黃門侍郎王... 文北... 餘... 自... 神... 典...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二

皇王部十七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孝質皇帝 孝靈皇帝 孝獻皇帝 廢帝弘農王

敬宗孝順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順皇帝諱保孝安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愍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為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為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京懼有後害遂共構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即

尊位王廢絀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食粥北鄉侯薨車騎闔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恐人白闔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門發兵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以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建康元年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廟曰敬宗

續漢書曰帝爲太子四歲避疾嘗阿母王聖第新治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以爲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誣譖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戀男等數爲之歎息聖永懼有後害遂與京豐等共構太子坐廢爲王

孝沖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也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於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漢晉春秋曰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輒

日之曰此跋扈將軍翼聞而大懼遂陰行鳩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翼曰不可語未絕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匱音晏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元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翼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改元建和元年大將軍梁翼輔政縱橫為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為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為閹人所譖誣為黨人不獄死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薛瑩漢記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群妖滿側姦黨弥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弊也信矣

孝靈皇帝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章帝玄孫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母曰董姬萇薨上襲爵為侯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數有皇子夭昏不遂太后與父竇武定策禁中建寧元年正月徵到止夏門亭以王青蓋車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四年正月帝加元服光和元年初置鴻都門學生頗以經學相引後詔能為尺牘辭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皆尺一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賜爵四年於後

太平御覽 卷九十一
三
宮與宮人爲列肆販賣更相偷盜爭鬪上臨視以爲樂又於西園令狗帶綬著進賢冠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二年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殿發太原河東諸道材木黃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材木召掌主史譴呼不中退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其貴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錢大郡至二千萬諸詔所徵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下騷動起爲盜賊矣是歲又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別司農金錢繪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買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又云張常侍是我翁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專朝日盛奢僭無度各起

第宅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臺見居處樓殿乃使中大夫尙垣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四年又募買關內侯假金紫入錢五百萬六年四月帝崩于嘉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三十四葬文陵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飯胡篋篋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其後董卓多擁胡兵虜掠夜發掘園陵帝又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相謀奪驢價與馬齊

獻帝春秋曰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軍身被介冑講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百姓各有識者以爲妖勸竊言新錢有四道京

太平御覽 卷九十一
四
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言
薛瑩漢記贊曰漢世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冲質短
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
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
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
卑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仆忠賢佞諛在側
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奸邪
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
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
卽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羣及華
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典略曰建寧二年帝年時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
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義五十五章光和五年帝幸太學自

就碑作賦

廢帝弘農王

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
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後漢書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靈帝崩于南宮嘉德殿戊
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七太后臨朝八月中常侍段珪
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
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司隸校
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
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尙書盧植追讓珪
等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火光行
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還宮九月董卓廢帝爲弘農王
英雄記曰董卓在顯陽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紹

日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表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爲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皇帝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弘農王爲主乃置王閣上荐之以棘召王太傅責問之曰弘農王病因何故不自遂遣兵追守太醫致藥卽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表山松後漢書曰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儒進鳩於弘農王曰服此辟惡王曰此必是毒也弗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共飲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追兮命不延逝將棄爾兮適幽玄唐姚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

土頽身爲帝王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悼我莞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坐者噓歛不自勝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也行矣自愛從此長辭遂鳩死

孝獻皇帝

續漢書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皇后妬而害之靈帝母永樂太后董氏收養焉故號董侯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太子辯卽尊位年幼皇太后詔封上爲渤海王七月徙封陳留王九月董卓廢天子立陳留王是日卽皇帝位年九歲董卓秉政初平元年二月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興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二年十月上自長安東遷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八月上自雒陽遷都於許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卽帝位封上爲山陽公青龍二年二月薨以天子禮葬禪陵

獻帝春秋曰表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尺
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有螢火照道
到盟津河上傳國六璽不及自隨百僚分散唯河南中部
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曉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
羊進之厲聲謂讓曰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
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
扶輦還宮時董卓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至率兵迎帝於
北邙帝見卓兵振不自勝羣公曰有詔却兵卓曰卿爲大
臣不能匡輔國朝至今幼主蒙塵播越何却兵之有遂俱
入城帝幸北宮改年號曰昭寧於閣上得六璽失傳國璽
又曰興平元年蝗蟲起百姓飢穀一斛五六萬錢帝勅主
者盡賣廐馬二百餘疋及御府雜繒二萬疋賜公卿已下
及貧民車騎將軍李傕不聽盡取以置其邸李傕郭汜有

隙僮使兄子副車中郎將李進勒兵數千統宮使虎賁王
曹等三百人以輜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僮營又迎宮人
公卿家屬入塢移御府諸署繒絲珍寶上方在廐車馬乘
輿器物盡置其邸放兵燒官府及居民被害者不可勝數
五月或欲轉乘輿幸黃白城帝不肯司徒趙溫以帝當東
歸而僮等方亂以忠節責僮僮怒欲斬溫僮從弟上軍校
尉維故溫掾請諫乃止於是閉溫與帝同門設反關校尉
以監察之十一月車駕東幸到黃卷亭庚午乘輿到弘農
張濟欲與董承楊奉交質而留乘輿承奉不肯白帝東行
到澗中濟郭汜放兵欲留車駕承奉力戰乘輿得過公卿
婦女衣服悉見鈔奪不解帶便所刺寒凍死者不可勝計
天子得過路次曹陽乘輿到安邑十二月使侍中史丹直
切大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官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

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詣安邑建安元年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宮室燒盡百官被荆棘依故丘墟閒侍郎以下皆出樵采四方州郡各擁強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遷都許庚申車駕出洛輟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夾中大敗之九月車駕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管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王制節度於是始建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表山松後漢書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嶮阻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眞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陷天遂力制群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范曄後漢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斯亦窮運之歸乎天歎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